

戴昭铭
著

天台方言研究

中华书局

戴昭铭 著

天台方言研究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台方言研究/戴昭铭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416-1

I. 天… II. 戴… III. 吴语-方言研究-天台县
IV.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4198 号

书 名 天台方言研究
著 者 戴昭铭
责任编辑 刘彦捷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 42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416-1/H·287
定 价 38.00 元

序 言

吴方言是一个重要的汉语方言。它的特点众多,除众所周知的浊声母外,还保有若干上古汉语的特点。它的历史悠久,不仅可以和我国古代的历史相联系,从中还可以窥见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吴方言因此受到学术界重视,这是很自然的事。自1928年赵元任发表《现代吴语的研究》以后,有关吴方言的研究著作不断问世。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方言普查以后,汉语方言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量有关吴方言的专著和论文也陆续发表出来。不过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吴方言区江苏南部,相比之下,浙江部分的成果要少得多。

2001年3月,我在苏州参加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讨论会时,认识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戴昭铭先生。戴先生是浙江天台人,当时正在调查天台方言,有感于母语的独特性,准备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他为此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得到批准,希望我能在这方面再给他一点支持。就我所知,浙江台州地区的吴方言很有特点,而且除温岭方言以外,还没有哪个方言做过稍微系统一点的研究。天台自东汉建县以后,虽然地处偏僻,却因为境内岭壑俊秀,成为道教南宗、佛教天台宗和禅宗的发祥地,闻名于世。而台州地区的闭塞又宜于隐居和避难,南宋以后移民不断进入,移民语言的影响也可能与本地方言的某些特点有关。我觉得这样的方言很值得好好研究,因此很乐意支持他的工作。不久以后,戴先生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北大中文系,我们因此能就天台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多次进行讨论。

戴先生在北大附近租了房住下,就过来找我。常常是几次讨论后准备一下,就动身前往天台调查。调查告一段落回到北京,把材料整理成文,又再讨论修改。戴先生在本单位是一位学术带头人,还带有多名研究生,工作繁忙,有时教学科研中的问题还需要他专门赶回去处理,甚至过年时也要回去给学生补课。这一年中,他在哈尔滨、北京、天台三地多次往返,其间的辛苦自不待言。幸亏他有过人的精力,又加安排紧凑,终于能有很好的收获。这一阶段的成果已收入《天台方言初探》一书,于2002年底出版。

在北大的访问结束后,戴先生回到哈尔滨。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仍然抓紧天台方言的研究,几年中又积累起了不少有关语法和词汇研究的篇章。现在准备把这些新作和《初探》中的成果合在一起,以《天台方言研究》为名出版。到目前为止,戴先生对天台方

言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可以达成他原有的设想了。

《天台方言研究》从语音、词汇、语法几个方面描写分析,勾画了天台方言的总体面貌,为吴方言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台州地区方言的完整的有深度的资料,无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参考价值。在对天台方言全面描写的基础上,语音部分的变音一节很有特点,语法部分侧重于动词的体貌,词汇部分则以专门词语和古词语为特色。也许这些就是戴先生一直在惦念着的母语独特性的一部分吧。凭借这些独特性,天台方言和其他吴方言的区别就凸现出来了。

戴先生对天台方言的研究虽然有一个总的计划,但写作时却不完全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着手的,有一些篇章单独成文,写成后就在学术会议上或刊物上发表了。这样,合成一集后就可能会有内容上的重复和缺漏,需要调整补充。这一工作在合集前已经大致完成。不过,《天台方言研究》出版后,我建议至少有一些内容还能够继续挖掘,比如语法部分的虚词和语缀,词汇部分的基本词,等等。另外,戴先生刚开始做计划时,曾经打算调查天台方言内部另外两个土话和周围邻县的语音,通过各点声韵母的相互比较,构拟出早期天台方言的语音系统,以见天台方言语音一个时期以来的演变。但因为工作量太大,时间又紧,不得不放弃了。不过我觉得以后如果有了条件,这一工作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即使是为辨认历史上方言中可能的外来影响,也最好能通过这一步骤。

回想与戴昭铭先生的相识和相处,五年前的情景仍然具体生动。现在《天台方言研究》终于要出版了,我很高兴能就这部著作调查和写作的过程作一介绍,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也盼望戴先生今后能继续方言研究的脚步,在方言研究特别是母语的研究方面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王福堂

2006年11月20日

凡 例

一 本书标音使用国际音标系统。国际音标形体及附加符号据《方言》1979年第2期第160页的《音标及其他记音符号》。

二 本书标音一般情况下均使用宽式标音即音位标音法,仅在标示语句或成篇语料的读音时,对其中语气词、弱读音节使用“语音标音法”。

三 作为样例出示的天台方言单字、单词、短语一般逐字标出声母、韵母和声调。例句则尽可能按语流中的实际读法标音。

四 声调调值用五度制数码标示。音节右上角数码为该字音本调,右下角数码为该字音变调。如:秧田 iaŋ₅₅³³ die₂₂²²⁴,表示“秧田”二字的单字调分别为33和224,连读变调分别为55和22。

五 变音(小称变调)字调既标本调,又标变调。变音变调的调值位置也在音节右下角。但舒声字和入声字变音的标示法有区别:舒声字由于只变声调,变调就标在本调调号之下,如:梭 iaŋ₅₁³³,表示“梭”字本调为33,变音字调为51;入声字变音后成为舒声韵,在本音和变音之间用箭头“→”相连,如:粟 eyɔ⁵→eyɔ₃₁⁵,表示“粟”字本音为阴入,调值为5,变音为舒声,调值为31。有些字通常只用变音,不用或基本不用本音,就只标变音。

六 弱读音节的轻声字标音在音节前加一圆点,不标调值,如:当兵个当兵的 tɔ³³ piŋ³³·ko。

七 正文用5号字。6号字的内容是对紧邻其左侧的字、词或语句的解释或有助于理解的词例。

八 其他符号的含义:

[] 方括号,表示其中为国际音标,但在不会发生误解的情况下,多省略方括号。

□ 方框,表示有音有义而无适当字可写的音节。

字下圆圈,表示:(1)当地流行的俗字,有的未见于字书,如“𪛗”;有的虽然字书有载,但在天台方言中与一般字书音义不合,如“𪛗”[gɔ²¹⁴],当地指畦沟、播种沟或庄稼行列,但《说文》释为“境也,一曰陌也”,《广韵》注音为“各朗切”,音义与天台话“𪛗”字均欠合。(2)该字虽为本字,但在某些词语中读音已讹变,如“𪛗”字在很多词中读为声母送气的 kiɻ³³。

~ 字下浪形线,表示该字为不得已而取用的同音替代字,如“解”[ka³²⁵]字表示远指义。

— 字下单横线,表示该字为白读音,所注音为白读音。

== 字下双横线,表示该字为文读音,所注音为文读音。

> 表示“由……变成……”,如“我两(个)>我拉(个)”,即谓“我两(个)”变成“我拉(个)”。

< 表示“由……变来”或“来源于……”,如“-拉<两个”,即谓“-拉”来源于“两个”。

/ 斜线,表示其左右的项目为可替换项、同义形式或变体。

| 竖线,表示隔开,被隔开的项目有的具有可替换性。

~ 代替符号,可代替单字,也可代替多字词,视语境而定。

还有一些符号用法,可参看随文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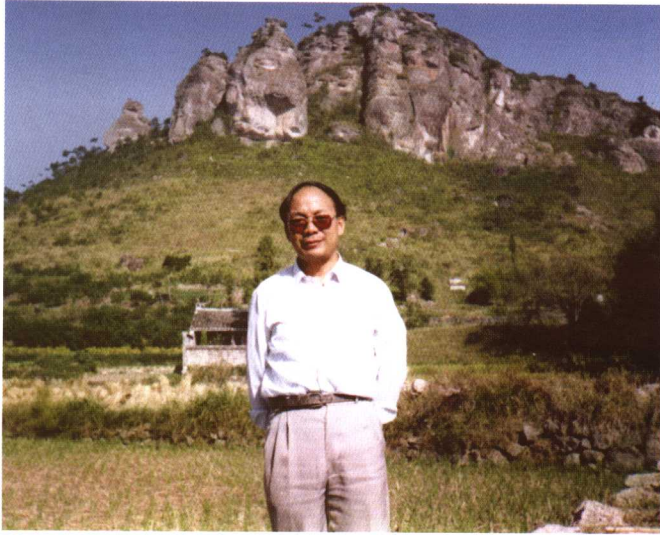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

(2003年于黑龙江大学)



与指导教师王福堂先生合影

(2002年,北京大学承泽园)



在田野调查中
(2000年,天台髻山)



调查合作人蔡达文先生
(2001年,时年78岁)



偕妻子摄于天台石梁
(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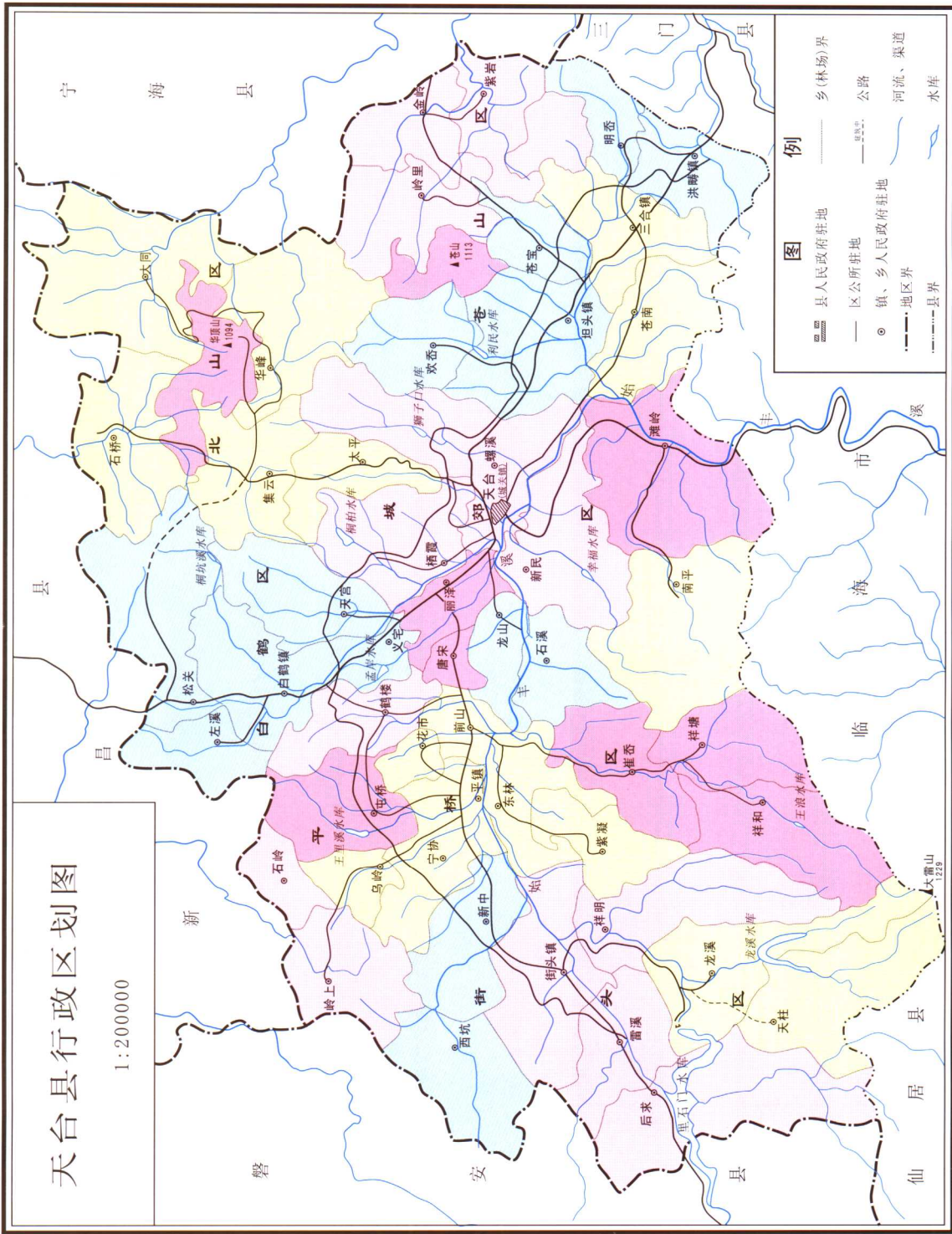
与调查合作人叶永志老师合影
(2001年)



天台方言在吴语中的位置：地图中绿色显示的小块儿
 （原图出自香港朗文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

天台县行政区划图

1:200000



图例

- 县人民政府驻地 (County Government Office)
- 区人民政府驻地 (District Government Office)
- 镇、乡人民政府驻地 (Township Government Office)
- 地区界 (Regional Boundary)
- 县界 (County Boundary)
- 乡(林场)界 (Township/Forest Station Boundary)
- 公路 (Highway)
- 河流、渠道 (River/Canal)
- 水库 (Reservoir)

(此图系天台县人民政府提供)

目 录

序 言	王福堂	(1)
凡 例		(1)
绪 言		(1)
一 天台县概况		(1)
二 本课题的研究缘起		(2)
三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4)
四 本课题主要的设计思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6)
五 本课题研究的简要过程及取样标准的确定		(8)

语 音 编

第一章 天台方言音系		(13)
一 声母		(13)
二 韵母		(13)
三 声调		(15)
四 声韵配合表		(16)
五 声韵调配合表		(19)
六 同音字表		(33)
第二章 天台方言和北京话的语音对应关系		(54)
一 声母对应关系		(54)
二 韵母对应关系		(56)
三 声调对应关系		(59)
第三章 天台方言两字组连续变调及相关启示		(61)
一 二字组连续变调情况		(61)
二 概括和分析		(72)
三 相关的启示		(73)
第四章 天台方言的变音		(75)
一 变音的构成及其表现		(75)
二 变音的语法功能		(78)
三 变音的来历及其儿化性质		(82)
四 变音的轻松语体性质		(84)
第五章 天台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		(86)
一 文白异读		(86)
二 地区差异		(91)

三 新老派差异	(93)
---------------	------

语 法 编

第六章 天台方言和北京话语法的比较研究	(97)
一 指示代词的语音交替形式	(97)
二 表领属和表修饰的形式区分	(99)
三 动词体貌	(100)
四 语序问题	(102)
五 疑问句	(103)
六 双宾结构	(106)
七 其他	(107)
第七章 天台方言的代词	(109)
一 人称代词	(109)
二 亲主代词“乃”	(111)
三 指示代词	(112)
四 疑问代词	(116)
五 其他代词	(119)
第八章 天台方言的否定词和否定表达方式	(120)
一 否定词的构成类型	(120)
二 否定词的意义和用法	(120)
三 比较分析	(131)
第九章 天台方言动词的体貌	(135)
一 普泛体	(135)
二 将行体	(136)
三 起始体	(137)
四 进行体	(138)
五 继续体	(139)
六 存续体	(139)
七 实现体	(140)
八 完成体	(141)
九 略微体	(142)
十 经历体	(143)
十一 短暂重复体	(145)
十二 尝试体	(146)
第十章 历史音变和吴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来历	(148)
一 问题的由来	(148)
二 -拉<两个:天台方言的启示	(149)
三 对吴语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分类	(150)
四 对上节分类表的进一步分析	(153)

五 笃类<等:天台等地方言的另一启示	(155)
六 余论	(157)
第十一章 弱化、促化、虚化和语法化	(159)
一 词缀	(159)
二 量词和结构助词“个”	(162)
三 介词	(163)
四 体貌标记	(165)
五 余论	(167)

词 汇 编

第十二章 天台方言词汇概说	(171)
一 天台方言词汇的组成来源	(171)
二 天台方言词汇的特点	(172)
三 天台方言词汇的研究价值	(180)
第十三章 天文气象类词语	(183)
第十四章 节令时间类词语	(192)
第十五章 农牧林渔类词语	(201)
一 田地	(201)
二 农具	(203)
三 作物	(211)
四 农务	(214)
五 肥料、农药	(224)
六 林牧副渔	(225)
第十六章 亲属称谓词语	(233)
第十七章 一般称谓词语	(241)
一 区域性称谓	(241)
二 职业身份称谓	(242)
三 职务身份称谓	(246)
四 特征称谓	(248)
五 戏称、讥称、贬称、誉称	(254)
第十八章 天台方言中的“语言活化石”	(259)
附录一 《天台风土略·方言》及校勘记	(269)
附录二 标音举例:懒夫妻	(275)
附录三 天台方言调查合作人名单	(276)
后 记	(279)

绪 言

一 天台县概况

天台县位于浙江省东中部,属台州地区。方言地理分区属于吴语台州片。东与宁海县交界,东南与三门县接壤,南面是临海市,西南是仙居县,西面是磐安县,北面是新昌县。县境东西长 54.7 公里,南北宽 33.5 公里,总面积 1420.7 平方公里。全县人口约 55 万。县政府所在地城关镇,距省会杭州 223 公里。境内山脉环绕,峰峦起伏,溪涧纵横,风光秀美。中部为盆地,始丰溪(灵江上游)从县境西部流经城关。北部有著名的国家级风景旅游胜地天台山风景区。县名即由此山而得。

天台县历史悠久。三国时,吴大帝(孙权)黄武至黄龙(222—231)年间开始设县,县名始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改县名为始丰。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改名为唐兴县。五代梁开平二年(908)改名为天台县,后又曾改名为台兴县。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复名天台县,沿用至今。有文字可考的县史将近 1800 年。因自然景观奇美,人文传统深厚,天台县自古至今一直是中外闻名的县份之一。

天台山是仙霞岭的中支,由大盘山东峰发脉,延伸入县境西部,向东北蜿蜒。其主峰之一华顶山在县北,海拔 1100 米。早在晋代,游仙风兴起,天台山的风光即已通过孙绰(兴公)的《游天台山赋》而闻名于世。其赋开篇序曰:“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情之壮丽矣……”此赋收入《昭明文选》,列于“游览”类下,流传广泛。千百年来,慕名而至的著名僧道、文人、官员、隐士,代不乏人,留下题咏不计其数,逸事胜迹难以尽述。李白诗有名句“琼楼玉宇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可见当时世人对天台山的向往。名山也是我国佛道修炼的胜地。自后汉的张皓、三国的葛玄(葛洪从祖),中经唐代的司马承祯,至北宋的张伯端,天台山的道教一脉相承,逐渐形成道教南宗,张伯端被尊为南宗始祖,其隐居修炼授徒之桐柏宫遂成为道教南宗祖庭。南北朝时,陈太建七年(575)高僧智顓率徒至天台山,建庵说法,先后 22 年,形成中国佛教著名宗派天台宗,影响深远,宗风播及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地,创始人智顓被尊为“智者大师”,发祥地国清寺成为国内外天台宗共尊的祖庭。除天台宗外,禅宗在天台山亦有相当势力,自唐至清不乏高僧,且一度曾主持国清寺。唐代禅僧寒山以其白话诗名扬海外,已成世界名人。后人用“佛宗道源”来概括天台山的宗教影响,颇副其实。

天台县地处偏僻,周围多山,旧时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虽置县甚早,而人口增长一直较慢。然而唯其闭塞,适于避难隐逸,移民就成为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据有关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全县户不满 5 千,丁不及 1 万。南宋建都临安,北方移民涌入。嘉定十五年(1222),已有主户 31950,人丁 74676,客户 12251,人丁 14571。至清宣统元年(1909)已

达 73202 户, 266336 人。外来人口与原住民融合后, 在语言上形成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天台话。天台话虽属吴方言的地点分支之一, 具有吴方言的典型特征, 但与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以及温州话都有很明显的差异, 而自成一种体系。解放以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天台县的经济、文化、交通的发展变化很大, 闭塞落后的状况已初步改变, 但语言状况, 尤其是语音系统, 仍无明显变化。在语言使用方面, 传统旧习依然根深蒂固。尽管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 推普工作和广播电视的影响, 天台人尤其是青年人听说普通话已无大困难, 但不仅乡村农民、城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仍说土话, 就是机关干部在上班时多数也是一口土腔。普通话在当地仍未普遍通行。

二 本课题的研究缘起

本人祖籍浙江省天台东乡洪畴镇髻山村^①, 1943 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 1950 年随父母回髻山村定居, 1959 年因家庭搬迁离开家乡到东北。现在黑龙江大学工作。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家乡度过的。1950 年我在家庭所在地入读本村小学, 1953 年到离家 4 里路的明公村读高小, 1956 年小学毕业升入初中, 就读于坦头镇的苍山中学。1957—1958 年间曾休学一年。到 1959 年我离开天台时, 已经读完初中二年级。洪畴、明公、坦头等地在天台县境内属东部地区, 当地人习惯上称为“东乡”。与东乡相对的是以平镇、街头、白鹤等镇为代表的“西乡”。东西乡之间有县政府所在地城关镇, 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天台县内的语言一致性很强, 但也有地区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一些字音和词汇上。当人们感到有必要指出差异时, 就往往用“东乡口音”、“西乡口音”、“城关口音”或“东乡讲法”、“西乡讲法”、“城关讲法”来说明。可见在当地人的感觉上, 天台县内方音的地区差别, 可以按“东乡、西乡、城关”三地为基本差别标准。实地调查的结果也是如此, 详见正文中有关部分。尽管我幼年(1~6 岁)的语言环境不是天台, 但在家里家父说的是天台东乡话(家母是重庆人, 说重庆话), 同时我的整个少年时代习得的是天台东乡话, 而幼年期在西安、杭州等地学说过的当地话在记忆中早已不复存在, 完全被后来习得的天台(东乡)话所取代。这一习得系统根深蒂固, 以至于 1977 年当我重访故乡时, 邻里乡亲均惊叹我乡音未改。

1979 年秋, 我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研究生。研究生课程中有一门必修课“方言和方言调查”, 汤珍珠先生任教。大概是由于我自出生后就面对父母语言不一致、父母语言同周围语言不一致的环境、又辗转迁徙居无定所的缘故吧, 我的辨音能力较强, 记音的成绩不错。这使我产生了一种自信, 想把家乡方言的音系整理出来。因此, 当课程进行到考核阶段, 汤珍珠先生叫同学中会粤方言的汤志祥读《方言调查字表》, 叫我们尝试整理出一份粤方言音系材料作为成绩依据时, 我就向汤先生提出: 粤方言音系已经调查清楚, 再重做一遍形成的材料也没什么价值, 吴方言的天台话尚无调查报告发表, 能否允许我尝试整理出一份天台话的音系资料作为我方言课成绩考核的依据? 幸蒙汤先生准许。于是我就以自己为发音人, 在

^① “髻山”这一村名读为 [ki³³ se³³], 当地居民至今仍持此音。按照读音以及关于村名来历的传说, 第一个字应是“髻”。然而当前这一村名已讹为“吉山”, 甚至在县志和该县自绘的地图中也这样写。“吉山”按字母只能读为 [ki³³ se³³], 与口语中读音不合, 应予纠正, 故此处恢复其本来写法。

汤先生的指导下着手做这项工作,历时数月,终于整理出一份两万多字的《天台音系》,内容包括天台话的声母、韵母、声调、声韵调拼合表、与北京话的语音对应规律和同音字表等。其间还曾向学长游汝杰兄、潘悟云兄请教过有关问题。郑张尚芳兄的大名我是从游、潘二兄处听到的,向往既久,一次正好他赴京路过复旦,我就拖住他为我核对注音。我用天台话读字,他对照着我整理出的声韵调代表字逐一审核,认为记得基本准确,又纠正了个别不够准确的注音。可见,这份《天台音系》如果说还有一点学术价值的话,首先应当归功于汤珍珠先生的培育教导和游、潘、郑张诸兄的帮助。

研究生的第二学期,许宝华先生给我们讲汉语语音史课。期末我因妻病错过考试,没有成绩。过了一个学期,许先生说:“已经问过有关方面了,准许你写一篇论文给你补上成绩。”当时我正好读了李荣先生发表于《方言》上的《温岭方言的变音》,相比之下,觉得天台话的小称变音与李荣先生文中所说的变音现象非常相似,来了兴趣,就写了一篇《天台方言的变音》交了卷,也幸获许先生的首肯与通过。这是我写的关于天台话研究的第二篇论文。

转眼到了1982年,我们这届研究生即将毕业,同时首届吴语研究学术会议也即将于暑假在复旦召开。会议召集人许宝华先生叫我们几个研究生帮助搞会务,同时告知如有相关论文可以去打印出来与会,打印费由会议经费报销。我的关于天台方言的两篇论文就是这样成了油印稿,提交到这次学术会议上,又用《天台方言的变音》这篇作了15分钟的发言。这是我首次参加学术会议。面对众多前辈专家讲读自己的论文,当时的荣幸兴奋之情至今未忘。这应当感谢我的业师许先生。

研究生毕业后我到黑龙江大学工作,接到游汝杰兄的信,说他在帮助许先生做首届吴语研究学术会议的论文选集的编务工作,选中了我的《天台音系》一文,但原文过长,要求删削成万字左右。我知道此文的价值在于是关于天台话的首次报告,具有填补空白性质。斟酌再三,忍痛割爱后,我改写出一篇《天台话和北京话的语音对应规律》交出。此文收入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语论丛》的文集中。后来许先生说打算出第二本《吴语论丛》,叫我把《天台方言的变音》修改一下给他寄去。稿子寄去了,但第二本《吴语论丛》因故终未编成,此文未能及时面世。^①

我之所以写上面这些琐碎经过,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搞《天台方言研究》这样一个大课题的志向我并不是一向就有的,而是逐渐下出的决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语言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队伍之壮大、学者人数之众、理论和方法之进步、研究成果之丰厚,可谓前所未有的。方言研究亦不例外。仅以成果而言,不仅有方言研究的专门性权威刊物《方言》自1978年以来连续不断地出刊发文,其他众多语文刊物和学报也时有方言文章发表,更有众多出版社不断出版专著、专集和大大小小的各种方言辞典、方言丛书和方言志,其种类不可胜述。吴方言作为除北方方言外的第一大方言,研究成果自然远超其他方言。然而在1993年出版的《汉语方言研究文献目录汇编》(聂建民、李琪编纂)所收列的吴方言成果目录中,1977以后的有论文331篇,专著和工具书20种,有关天台话的却仍然只有上述收入《吴语论丛》的我那一篇。这种状况直到1999年才被我发表于第4期《方言》上的另一篇文章《天台话的几种语法现象》所打

^① 此文2000年10月曾提交给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33届国际汉藏语言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今再次修改增补后作为第四章编入本书。

破,然而也是仅此而已。尽管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暗示出天台方言的独特性,希望引起语言学者的注意,但我仍然认为不会有人响应的。这倒不是说方言学界的人麻木,而是与广大无比的方言矿藏相比,方言学者的人手仍然是太少太少,根本顾不过来。假如不是以某地点方言为母语的人去从事该地点方言的研究,即使能力再强技术再精,在有限的时间内也只能做些皮毛性的描写。而即便这种皮毛性的描写目前仍难以普及到每一个县。因此我想,如果既是天台籍又同时还有一点方言研究能力的本人不从事天台方言的研究,那么天台方言少人关注的情况仍将继续下去。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2000年春试着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了《天台方言研究》这一课题,有幸获准立项。有了学术和经费两方面的支持,这一项目的研究终于正式启动了。

三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天台山的文化一直广受文化研究部门的重视。近10多年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当地行政部门的支持协助下,全国性的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了三届,然而天台县的方言却一直为语言学界所忽视。这种现象颇为奇特。然而被忽视并不等于说天台方言研究没有意义和价值。从目前看,天台方言研究至少有如下的意义和价值:

(一)为学术研究提供全新的材料

具有现代语言学意义的汉语方言研究,是以1928年出版的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为开端的。此书现已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经典之作。半个多世纪后,当代方言学者钱乃荣(也是本人的学长)追随当年赵氏的调查行踪,写成《当代吴语研究》,于1992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两部前后相承的方言巨著中,33个取样地点中没有天台县。如果说这只是抽样代表,还有许多县也未能列入,缺了天台县不足为奇。那么比赵元任更早呢?19世纪至20世纪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传教的需要,编写出许多方言调查著作和用地方土语宣传教义的小册子。这些著作和小册子或用国际音标、或用各种拼音注音手段拼写方言土语,它们记载保留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叶众多汉语方言的真实面貌,对于汉语方言史研究是极为珍贵的资料。为了发掘这些资料,复旦大学教授、我的学长游汝杰积数年之勤,遍访域内及欧美、日本各大图书馆,写成《西方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书稿。1999年,我得知这一情况,把该书列为本人正在主编的“汉语研究新思维丛书”8种之一,因而得缘先睹真容。然而阅稿之后,除对传教士们在汉语方言研究上下力之勤有所惊叹之外,还因书稿中收列的上千种方言书目中关于天台方言的竟然一种也没有而深感惊奇。^②固然,上海、苏州、温州等吴语地区的发达城市,其方言具有一定代表意义,容易受到注意和研究,然而这毕竟不能替代其他县区的方言研究,尤其是像天台这样的有悠久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名县。《天台方言研

^① 这里说“少人关注”,不是“无人关注”。目前我所知道的关于天台方言的资料有3种:一是存于天台县档案馆的《天台县志稿》(陈钟祺于民国年间编就)中“方言”项目下所收录的少量天台方言词语。原文为抄件,无标点,未刊印(本书加上标点后作为附录二)。二是据闻20世纪50年代初大规模方言普查时曾有人整理出过天台方言油印资料,但本人至今未能获见。三是1988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天台县志》中列有方言一篇,撰稿人为天台县西乡人陈翘。这后一种虽为最新资料,然仍嫌过于粗略。

^② 游兄此著已于2002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